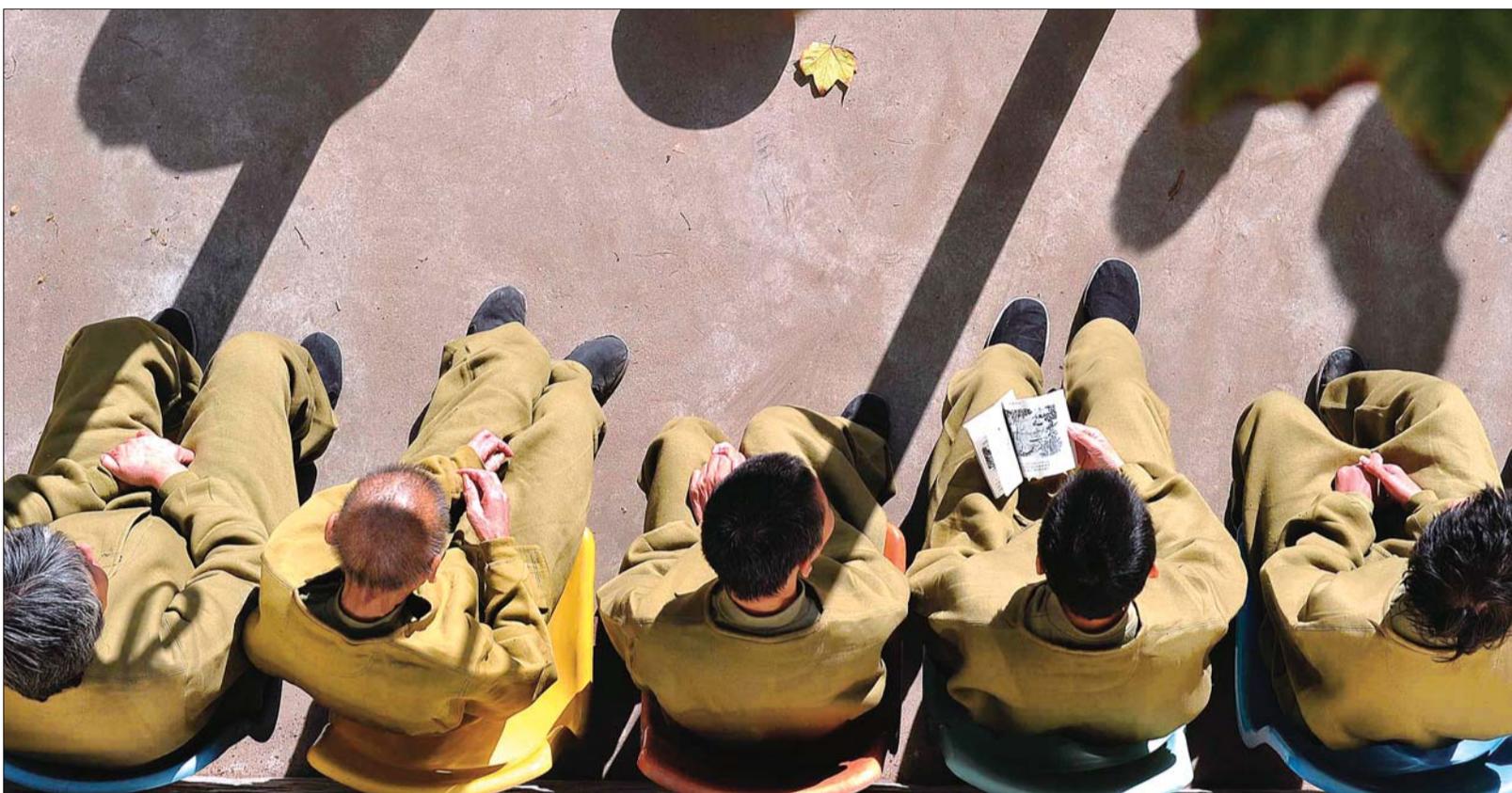


173名“特殊”流浪者回家难

因疑似精神障碍说不出个人信息,滞留济南救助站和精神卫生中心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记者 张榕博) 没有清醒的意识,说不出姓名、地址,甚至无法表达是否“自愿回家”,在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和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生活着173名被称作“疑似精神障碍”的流浪者。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回家这一充满着亲情的字眼,对于他们似乎只是永远没有希望的等待。

“何乃传、张洪涛,无名氏编号……给你们拍照片啦!”10月31日上午,在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3病区,济南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为在此治疗的上百名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拍照、存档,如果他们意识清醒一些,就可以把他们的“回家之旅”列入议程。

一面白墙前,几名精神障碍流浪者举着标有自己大致姓名、性别、精神情况的塑料板。“叫什么?想不想回家?笑一笑!你真棒!”“咔嚓”一声后,他们的照片将被登在寻亲网站上。

3病区主任卢娟告诉记者,由于无法做司法鉴定,他们都被称作疑似精神障碍人员。那几位已经拍照的只是少数幸运的人,不少人经过治疗,仍然回答不上这些问题,拍照后又被匆匆带走了。“挺泄气,但是已经习惯了”,救助站工作人员吕奕说。

在位于济南市火车站北的济南市救助站内,业务科科长石国华经过4个多月的聊天询问,终于问清了一位从北京到此走失的老人的户籍信息。“他不能说话,但我们翻开地图,他看到西城区时特别激动,指了一个阜成门桥,又指了指月坛北街。我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弟弟的名字,叫赵秀森。”

石国华说,这位老人找到家人的希望很大,而就在10月31日晚间,记者得知,救助站已帮老人找到了北京的亲属。

石国华说,有些疑似精神障碍的流浪人员能逐渐恢复一些意识,但有些人不管怎么治疗都没有效果,最后只能长期滞留在这里。救助站规定的最长滞留时间只有10天,很多流浪人员都已经超过了这一规定时间。

在救助站一角,40名疑似精神障碍成年流浪者和6名孩子坐着晒太阳。吕奕说,他们都是找不到家的“黑户”,常年住在这里,有几位甚至住了至少7年,“资历”甚至比救助站站长还要老。

济南救助站统计,济南目前有173名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无法回家,其中近40人在救助站,其他的在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及相关机构。

本报将与济南市救助站联合发起帮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回家活动。如果您有疑似精神障碍的亲友走失或流浪,或有相关线索,可以拨打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电话0531—85952025咨询。



▲10月31日9点,几名流浪者在济南市救助站内晒太阳。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10月31日,在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一名疑似精神障碍流浪人员接受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询问。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既怕“被患病”,又怕没人管

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救助成难题

本报记者 张榕博



10月31日,济南市救助站,一名找不着家的流浪者。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近年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接纳的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呈现增多趋势,而不少疑似精神障碍流浪人员仍流落街头。“每天我们会接纳20—30名流浪人员,精神不正常的就有二三个。”工作人员刘子阳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精神病流浪人员越来越低龄化,有的仅二十几岁。而要帮助他们及时就医、回家,且防止他们危害公共安全,民政部门还要跨过许多“坎”。

救助须过两道“自愿”关

“我们收纳流浪人员都遵循‘自愿原则’,但很多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并不跟你走。”刘子阳说。

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患者,由

民政部门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但《新法》还提出,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参与起草的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对媒体表示,这可能将导致很多需要住院治疗但没有伤害行为的精神病人无法住院。

“以前收纳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第一个问题就是甄别,如果目测有精神异常或癫狂症状,我们会通过公安部门送到医疗机构去鉴定,如果当时没有什么‘症状’,我们现场就很难判断”,济南市社会救助管理站业务科科长石国华说。

对此,石国华认为,这个问题并非无解,“我们可以等他发病时再做甄别,或者找公安和精神卫生方面的医生配合”,石国华说,关键是配合问题。

先救,还是先管?

在我国,民政部门负责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公安部门负责对肇事患者进行管理。由于只有救助权限,而没有管理权,以往流浪乞讨疑似患者送往救助站和精神卫生中心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但《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只有患者擅自脱离住院治疗的,才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

但对于多年来百姓常说的“武疯子”,救助送医和治安管理似乎更需要同时进行。

“在没有亲属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强制入院’治疗,这可以保障社会公众和他们自己的安全。”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3病区主任卢娟说。